

唐浩明文集

張之洞

上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唐
浩
明
文
集

張

之

詞

上
卷

人
民
文
學
出
版
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浩明文集·张之洞/唐浩明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.7

ISBN 7-02-003772-0

I. 张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5868 号

封面字迹:张之洞
责任编辑:陶良华
装帧设计:柳 泉
责任校对:薛培敏
责任印制:李 博

张 之 洞

Zhang Zhi Dong

唐浩明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57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4.5 插页 7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02-003772-0/C·36

定价 72.00 元(平)

(共三册)



作 者 像

题 记

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：少年解元，青年探花，中年督抚，晚年宰辅。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：起居无时，号令无节，行为乖张，巧于仕宦。

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：打败法人的入侵，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，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——好大喜功，糜费挥霍，崇洋媚外，沽名钓誉——的把柄。

为谋求中国的富强，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，但直到瞑目的一天，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。

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，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，作为官方大员，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“中体西用”。但他的这个设想，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，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。

此人是谁？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。

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？

1446 84/07

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？

“中体西用”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，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？

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，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？

这些，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。

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史册吧，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。

百余年来，历史老人仿佛将一个错觉刻意留给后人：一提起湖广总督，便是在说张之洞；一说起张之洞，便想到“湖广总督”在中国近代洋务史上的特殊地位。一个人能与一个职位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能给一个空洞的官职填上如此充实而传之久远的内容，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官场史上极为罕见，足以发人深思。

张之洞为晚清重臣、学界巨擘。他走科举之路，获朝廷重用，在京为清流言官，外放也忠君勤政，更于维护满清统治之余，向往西方科技文明，开办实业。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，他以旧意识、新思想交织复杂之身，力挽狂澜，提出著名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主张，百余年来也是常说常新。

长篇历史小说《张之洞》大气磅礴，针线绵密，勾勒出一幅晚清风云变幻、国族存亡的长卷。在当代中国踏入新世纪改革的大变化之际，此书更具历史参考价值和艺术欣赏乐趣。

唐浩明文集

曾国藩（上中下）

杨 度（上中下）

张之洞（上中下）

上卷目录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- 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,愤怒骂道:崇厚该杀 1
- 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13
- 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30
- 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41
- 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,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
..... 55
- 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63
-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80
- 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:做官是有诀窍的 92
- 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,醇王在清漪园召见
张之洞 108
- 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120
- 十一 附子一片,请勿入药 130

第二章 燕山聘贤

- 一 赴任前夕,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148
- 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157
- 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,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
主子 175

- 四 出山前夕,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188
- 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,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202
- 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221

第三章 投石问路

-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,张之洞顿生反感 229
- 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235
- 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247
- 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251
- 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264
- 六 敢参葆庚、王定安,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272

第四章 晋祠知音

- 一 为了五万两银子,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287
- 二 圣母殿里的灵签 296
- 三 夜阑更深,远处飘来了琴声 315

第五章 清查库款

- 一 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,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 326
- 二 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,震撼张之洞的心 340
-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353
- 四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361
- 五 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371
- 六 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,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378

七 秋夜,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	38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 观摩洋技

一 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	394
二 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	406
三 唐风宋骨话诗歌	417
四 人生难得最是情	430
五 离开山西的前夕,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 罂粟	443

第七章 和耶战耶

一 恭王府里的密谋	457
二 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	473
三 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	491

第八章 凉山大捷

一 面对炮火,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	503
二 马尾一仗,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	522
三 海隅荒村,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	534
四 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	551
五 冯子材威震镇南关	569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 骂道：崇厚该杀

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它的最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，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。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。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，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，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。凄凉的霜风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，吹得左右晃动，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；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，吹得猎猎作响。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：既陈腐不堪，又带有几分神秘性；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，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，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！

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，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霭，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。

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，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息周而复始的变化。他已病了七八天，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，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，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

移,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。

他已经四十三岁,通籍十六七年了,却还只是一个洗马。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,洗马,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。不要说普通老百姓,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,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。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,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。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,请问他官居何职,那人答:“洗马。”驿吏想,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。又问:“你一天洗多少匹马?”那人知驿吏误会了,便和他开玩笑:“没有定数,忙时多洗,闲时少洗,心情好时多洗,心情不好时少洗。”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,说:“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!”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,不再理睬了,那人也不做声。过一会,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,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。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,县令则步行跟随,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。

驿吏大惊,问县令的跟班:“他不是一个马夫吗,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?”跟班斥道:“什么马夫!他是县太爷的恩师。十年前,县太爷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,五年前会试时,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。”驿吏明白了,“洗马”不是马夫,但他始终不知道“洗马”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。

原来,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。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册,隶属詹事府。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。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,并作为定制传下来,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,后来又恢复,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。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,来到地方上,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,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,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;然而在京师,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。

若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,偏偏是无论做史官,还是做学使,

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,可就是官升不上去,真叫人沮丧。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,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,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。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,年过不惑,精力日衰,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?

张之洞为自己愁虑,更为国事愁虑,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。国家发生的事情,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,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,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,只要让他知道了,他就非得过问不可。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,朝廷办出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,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,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?唉,真个是朝中无人!倘若自己握秉朝纲,国家决不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。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,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。

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。

十多年前,趁西北内乱时,浩罕王国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,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,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。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,借口保护侨民,出兵占领重镇伊犁。光绪二年,左宗棠率部出关,很快便打败阿古柏,收复新疆,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,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。

崇厚是个洋务派,跟外国人关系密切。同治九年,天津教案发生,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,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。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,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。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八面玲珑的软骨头,张之洞尤其痛恨,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。

朝廷谕旨已下达,当然不可更改。张之洞于是上疏,请太后命令崇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,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,从而做到心里有数,以免上俄国人的当。

但崇厚怕吃苦,不肯走陆路,坚持要坐海船;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,此行决不会让国家吃亏。慈禧终于答应了崇厚。为此,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。

于是,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,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。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,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。

这时,他又想起这件事来,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。“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,叫个什么名字来着?”张之洞拍打着脑门,想了很久想不起来。他掀开被子下床,擎起窗台上的油灯,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。

“四爷!”听到房间里有响动,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。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,不便直呼其名。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,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。“你要到哪里去?”

“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。”

“外面风大,刚好一点,不要再受凉了。”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,扶着他回到床边,说,“你依旧坐到床上去,我去给你把图拿过来。”

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《皇朝舆地图》的图纸拿了过来,摊开在桌面上。地图很大,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。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。

“特克斯!”他抬起头来,一边折地图,一边重复着,“特克斯。是的,就是特克斯!”

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,问:“特克斯是什么?”

“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。”张之洞自己掀开被子,重新坐到床上,自嘲地说,“我怕真的是老了,很熟的一个名字,一下子就想不起来。”

王夫人安慰道：“这不能怪你，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。什么特克斯、特克斯的，多难记，若是取一个像淮河、汉水一样的名字，不一下子就记住了吗？”

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。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，连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夫人说得对，不能怪我记性不好，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！”

王夫人也笑了起来，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，说：“不要再想这些事了，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、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，安安稳稳地静静心吧，等康复了再说。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号脉，开张单子。”

“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。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，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，见效也没有这样快。我看要不了几年，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。”

张之洞说的廉生，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，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。十多年后，就是这个王懿荣，凭着他对医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，因一个偶然机会，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胛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，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。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，一个七品小京官。

“二哥反复说了，要静心休养，不要劳神。”

“我一直在养病，没有劳神。”

“没有劳神？”王夫人嗔道，“没有劳神，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？”

“唉！”张之洞叹了一口气，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，好长一会儿没有做声。

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。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，题为《林泉归隐图》，乃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真迹，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。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，看了一眼《林泉归隐图》，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咱们也学文徵明，去归隐林泉吧！”她马上接言：“好哇，到哪里去归隐呢？是去你的老家南皮，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？”见丈夫不再吱声，王夫人笑着说：“归隐好是好，可你的那番志向呢？”张之洞沉吟半晌，说：“看来，还不到归隐的时候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不提归隐的事了。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？王夫人的目光从《林泉归隐图》上转回，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。

在通常人的眼里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。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，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。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，肩窄腰细，手无缚鸡之力。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。脸是长长的，下巴尖尖的，眉毛粗短，两只眼睛略呈长形，鼻子却又大得出奇，粗看起来，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。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，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。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，不起眼的眉宇之间，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。

她试探着问：“你想什么呢，是不是又想学文徵明去归隐？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！我是放心不下啊，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。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，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，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。”

“四爷。”王夫人笑着说，“依我看，这国家大事你还是少操心为好。上有皇太后、恭王、醇王各位王爷，下有军机、六部、九卿各位大员，现在还轮不上你这个小小的洗马费心，安安稳稳养好身体，日后做了侍郎、尚书再说吧！”